

诗路放歌

乡村歌手(外一首)

余金鑫

青蛙的噪音
有点淳朴
有点憨厚
有点成熟

夜晚
青蛙在黑色琴键上弹奏
星星们眨巴着眼
痴痴地听到天明
白天
青蛙披着一身阳光歌唱
喜鹊一个劲儿叫好
紫云英微笑着点头

大树搭好绿色背景
青草已经铺开舞台
每当风儿起了个头
青蛙们总是唱个不停

老课本

手把手的老课本
安静地坐在
我的书柜里
我背诵过的古诗
高山还在伴着流水
我做过的数学题
还是调皮地绕来绕去
神出鬼没
我画过的粉色裙子
还像刚从箱底拿出一样
新鲜美丽
不过
课文中歪歪斜斜的笔记
咋也不像
我的字迹

风吹麦浪

李秀森

五月的风灼热而亲切
那么轻轻地一吹
一路由南向北,田野上的麦子
眨眼的工夫都熟了
风吹麦浪,家乡的麦田
是否也在翻滚着满眼的金黄

每到这个节骨眼上
父亲独自坐在皎洁月色里
捧一把如水的月光
一遍遍地磨闪着冷光的镰刀
他要用这家什满心欢喜地
把自己播种下的期盼颗粒归仓

多么可人的物种,深秋播种
泥土里润泽发芽
饱经寒冬的肃杀孤寂
春风中返青,拔节抽穗灌浆
如同这尘世间万物
一生转世,一世的往返与轮回

劳作了一辈子的父亲
用泥土气息为单调的日子上色
何弄着禾苗,也在滋养梦想
有趣的梦想飞出了视线
父亲用一生的时光打成一个结
系在家乡那块隆起的头地上

迎着晨风,遥望家乡麦田
俯首倾听田间虫鸟们轻吟低唱
那一簇簇饱满的麦穗
一定是父亲微笑着招手呼唤
麦子已经熟了
快回家收麦吧!我的孩子们

芒种抒怀

弦人

又到芒种时,
三候循天至。
收麦栽秧争朝夕,
陌上欢声起。

科技助农,
嘱托铭心底。
穗筑粮仓安社稷,
长策开新纪。

嵩麓双辰录

杨铭楨

中岳云开瑞气长,
双辰并至沐天光。
少林钟鼓催身发,
汉阙松风裹袂香。
颍水浮蒲延寿绿,
今朝斗牛纳年祥。
今朝醉倚轩窗境,
万壑霞飞入酒觞。

书人书话

颍河镇人的精神心灵史

李少咏

作家的根本就是他生于斯长于斯呼吸于斯奋斗于斯搏杀于斯的那一方独特的土地,和那方土地上特有的人、事、物。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的确,正如我们阅读马尔克斯不可能忽视他那与拉美大陆同样神秘的马孔多,阅读福克纳不可能忽视他一生不舍得离开一步的约克纳帕塔法郡,阅读沈从文不可能忽视他的美丽、和谐、宁静而又绚丽多彩的湘西,阅读孙犁不可能忽视他风光旖旎、柔美多情的白洋淀水乡一样,我们阅读墨白,也不可能忽视他的颍河镇。

墨白“忠于自己的环境,忠于自身的感受”,受着生命内在力量的驱使,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对生命的“最大欢娱”与相伴而生的“悲怆与苦涩”的颂扬、悲悯、哀婉与唱赞。而这些颂扬、悲悯、哀婉与唱赞的立足点或者生发点,便是那充满神秘诱人的风土民情的斑斓色彩,让人们禁不住魂牵梦萦的颍河镇,也就是墨白生于斯长于斯呼吸于斯奋斗的故乡,位于豫东平原颍河岸边的现实中的淮阳县新站镇。墨白的青少年时代也在那里度过,那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一屋一人一船,他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当几十年后他离开这些熟土进入城市,也就是如荷尔德林所说成了一个精神和灵魂上的漂泊者之后,这个小镇就更加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清晰起来活跃起来,从而成为他小说创作的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

颍河镇既是一个物质层面上的客观现实的存在,又是一个艺术层面上的深刻的隐喻或象征。这座历史古老而悠久的滨河小镇,既有着所有

与之类同的中原小乡镇的全然个性化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又有着同我们整个国家、民族、语言等政治文化内涵紧密关联的神奇力量。它是一个虚构的或者假想的世界,是作家虚设的一个艺术创造和建构的物质背景,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当作一般地理教科书或一段信史中的描述去阅读;同时它又是一个像真正存在的事物一样完整而又自足的世界,无论其中的人物、背景如何花样翻新变动不居,也无论它延展出的放射线有多么长多么远,它留在人们心目中的主要印象,基本上总是固定不移的。甚至,这种改换和变动越是纷繁复杂,反而越是能够给人们留下恒久的固定不移的印象。

作为一个艺术的存在,它既是一个世界的起点,又是一个世界的终点,是一个所谓“从初始到初始”的历史循环过程的形象化的显现。正是通过对它的这种形象化显现,小说家墨白令人信服地向我们揭示出了中原大地的一些最神秘也最深刻的文化根性。

颍河镇首先是一个具有深刻的历史性特质的古老的存在:“大街上铺满了麻石,街道两边全是带出檐的老式房子。在镇子的西边有一座很有名气的山陕会馆,镇子的十字街左边,是一处红墙绿瓦关帝庙。”

不仅有这些象征着古老与厚重的房屋建筑,那里还有很多既与其他地方的人相似又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特征的人。镇子以外,则是肥沃的土地,“多得都望不到边,那是一片好土地呀!那地种啥成啥,种金子长金子,种银子长银子”,甚至,在小说人物的想象中,它还能够“种人”。

颍河镇不仅是一个坚实的物质存在,还是一个坚实的精神存在。在很多时候,它像一个顽皮而淘气的精灵,悄悄地躲藏在生活在那里或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人的大脑中或者骨头缝里,比如当年在那里插过队下过乡的丁南的骨头缝里。那时,它“就像一个人,像一所房子、一条街道、一条水渠、一口池塘、一条河流、一棵小草、一棵杨树或者一片就要收割的庄稼这样具体……”。

在我们的阅读体验中,小说家墨白通过他本人或者他作品中人物的叙述,把那些虽然鲜活却过于琐碎,过于支离片断的人、事、景物等物象组合在一起,凝构成了一幅超乎现实的时间与空间之外又暗寓于现实时间与空间之中的关于一座小镇的活动画面:神秘的渠首,奇幻迷离的扳网,遥远朦胧而又活动着的白房子,开满色彩斑斓的野菊花的长堤,相互叠压在一起正在快乐地鸣叫的两只鸡,丝丝缕缕的小雨中色调阴郁沉暗的墓园,旗帜般晾晒在大街上的男人衣服女人衣服……这一切,构成了颍河镇独特的现代历史文化景观。

把具有历史的实在性、厚重性、延展性与深刻性特征的现实事物和自己的理想、信念、艺术洞察以及哲学思辨结合在一起,把当下现实的、物化的、政治的水平轴和从前世到今生再到渺不可及的遥远来世的人文关怀的垂直轴巧妙地互相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是墨白小说创作过程中用力最勤也最劲之处。借助于这样一个潜在的而又具有无限的延展性与发散性的艺术坐标轴,墨白精细而又准确地为我们画出了“这一个”颍河镇

的内在精神,或者说是颍河镇的内在气质与灵魂。在这个意义上,纯粹地理背景意义上的豫东平原滨河小镇颍河镇,已经从现实具象中超拔出来,升华成了一座灵魂与精神意义上的艺术化象征化的颍河镇。

通过对现实具体的颍河镇的客观风貌的精细描述以及对颍河镇人文历史景观的灵魂化和精神化变易与重构,墨白像一位技艺高超的雕塑大师或绘画大师,准确地画出了一段颍河镇人的精神心灵史,画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史上一段饶有意味的精神心灵史。同时他个人也因而充分地展示出了他作为一位优秀小说家的艺术才华与精神追求。

本质上说,文学作品的语言不仅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运用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表情或表意符号,而且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联结着人们的现实思维以及各自所属的不同的生活和文化背景,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艺术作品的生机与活力的直接渊源和内在构成因素。”它是另一个场所,是一个使隐秘之物呈现的场所,是把人之为人的人却对人遮蔽着的存在摆在人们面前,为超越之物的存在提供了一条没有标准化的温柔抵抗。作家们通过自己的苦苦努力,在浩瀚无涯的文字之海中精心选择出符合自己作品需要的那一部分文字,加以巧妙地重新排列组合,不仅为普通的日常生活赋予了某种新的特色,而且为它们注入了某些新的生命元素,使它们充分活了起来,这正是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魅力之所在的一个重要方面。

民间纪事

旧书店寻踪

鲁艺帆

在苏州平江路闲逛,不经意间,一处古旧的门头闯入眼帘,望见“书店”二字,已足以吸引我走进去。这小小的门头,内里却是大有洞天,“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有点桃源再现的意思。

老板正站在柜台后,手持手机,全神贯注地主持微信群里的古籍拍卖。他的声音抑扬顿挫,时而激昂高亢,时而娓娓道来,如入无人之境,很是有趣,我穿梭在书海之中,时不时与老板闲聊几句。

门口的书架上,整齐摆放着许多绘本,大多保存完好,几乎全新。我好奇地询问价格,老板笑着答:“5元一斤!”呦呵,遇到按斤卖书的书店了。我沿着蜿蜒的过道往里走,书架层层叠叠地延伸开来,狭窄的过道里也堆满了书籍,这些书籍随意地摆放着,颇有凌乱之美。

这是一家二手书店,书籍的种类繁多,成色各异。从绝版的工具书、泛黄的教辅材料,到古朴的文集、捆扎在一起的杂志,古今中外,任君博览。

古书区域最是有意思,它们大多都四五十岁了,书页泛黄,气息独特。墙上挂着老板亲笔书写的墨宝:“古书若有不解处,可询掌柜。”我家先生拿起一本古书,闻罢递给我说:“你闻闻,有‘书味儿’。”我喜欢他这个简短的形容,精准地概括了古书独有的韵味,让人回味无穷。我如获至宝地搜罗到一套1976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水浒传》,扉页上“五四班,×××”的字迹,瞬间将我拉回了童年时光。那时的我,靠卖报纸挣得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巨款”:100多块钱,让我欣喜若狂。如今看着这行字迹,不禁好奇,当年卖掉这本书的孩子,又存下了多少钱呢?

在古书区域,我还淘到了一些心仪的宝贝,同样是论斤售卖,8元一斤。其中一本《家庭日用大全》尤为有趣,书中详细记载了织物编织、园林种植、电器维修、家具制作、

烹饪菜谱等方面方面的生活知识,让人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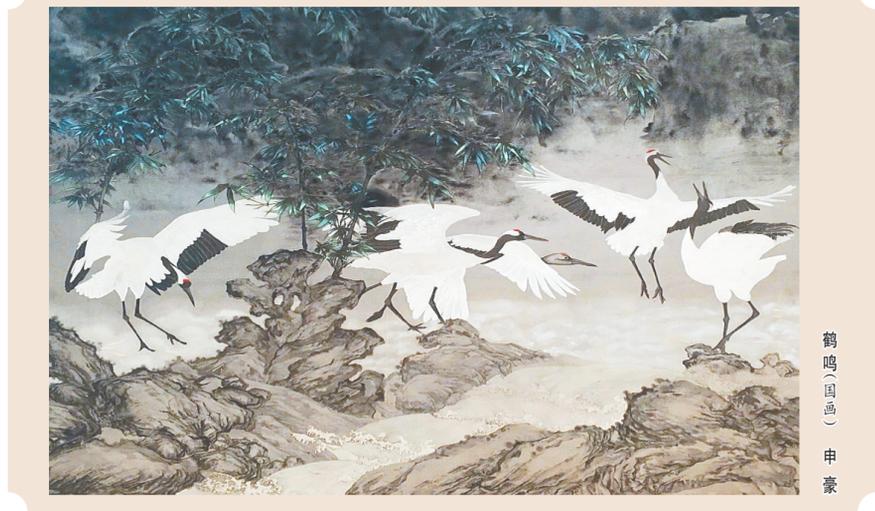
店内还有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往二楼,仅容一人通行。拾级而上,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二楼摆放着成套的文集、数不清的小人书,还有带着岁月痕迹的古旧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前主人的读书心得。老板是位书画爱好者,店里收藏了大量关于书法的书籍和字帖。在楼梯两边的架子上,我惊喜地发现了199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毛文集,《温柔的夜》《万水千山走遍》《稻草人手记》,这些版本在淘宝上都难觅踪影,能在这里集齐,真是幸事一桩。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悄然流逝,可我仍只窥得这书店一角。鼻子沐浴着满室书香,耳朵听着老板与书友们热烈讨论文学知识,内心满是惬意与满足。唯一的遗憾,是在我进店之前,一套汪曾祺先生的绝版文集刚刚拍卖出去,错过了与它结缘的机会,而汪老是我最喜欢的作家。

在如今电子阅读盛行、知识快餐化的时代,这样的二手书店恰似一方精神净土,不急不躁地存在着。它不仅承载着旧书的历史记忆,更保留着纸质书独有的温度与质感。每一本书都在等待与新读者相遇,续写故事。这本对浮躁世界的温柔抵抗,却让知识以最自由的姿态生长,书店老板化身守护者,守护着人们对书籍最本真的热爱。旧书流转间,是文化的接力传承,是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更是对浮躁世界的温柔抵抗。

姑苏的老房子与满室的旧书相得益彰,仿佛一幅古朴的水墨画。那一刻,我不禁心生向往,期待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这样一家旧书店。当客人走进店门,喊了一声:“老板!”我便从堆满书籍的柜台后探出头,笑着应道:“来啦!”

妙哉,妙哉。



鹤鸣(国画) 申豪

荐书架

《中国记事》:重构民国初年的社会变迁

李磊

历史学家王笛的最新历史非虚构新书《中国记事(1912—1928)》,以宏大的视野展示了辛亥革命、签订《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中国参加一战、新文化运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爆发等重大事件,还叙述了中国积极参与华盛顿会议、致力于完成巴黎和会未竟事业的过程。

1912年至1928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该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西方人的视角,观察那个大变革时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书中还原了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历史场景,深入讨论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收回山东权益的艰难过程。在中国的西方作家、学者、记者、外交官、旅行者,如芮恩施、杜威、鲍威尔、赛珍珠、司徒雷登、史迪威、阿班等人,从北京、南京、上海到广州,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记载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民生百态的深入观察和了解。

这些西方观察者的个人记录以及西方媒体对个人的采访,是从他们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有细节、有故事、有感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大事件后面个人命运和体验的缺失,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态度,让西方世界听到了中国人民的声音。

王笛经过细密的中英文资料耙梳,发掘出中国近代历史上孙中山、陆微祥、顾维钧、胡适等一些重要人物的事迹,并且挖掘了普通人的言行以及与大历史之间的关联。

该书配有48幅珍贵的图片,从视觉上把读者带回历史现场。穿行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王笛教授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入关注。他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基于细腻的文獻分析,生动的故事讲述和杰出的历史综合能力,揭示了这段波澜壮阔、色彩缤纷,且引人深省的历史。

灯下漫笔

童年的端午节

度金凯

无论多忙,也总要抽空给孩子做香布袋,那样浓浓的母爱,会让孩子一生不忘。“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当年苏轼谪居豫南,他亲眼看到了端午节的景象,他写的这首端午诗,就是最好的佐证。

记忆中端午节早上是最温馨的。当我们在睡梦中,母亲就已把配好的五色线轻柔地系在脖子上、手腕上、脚腕上,后来知道五色丝线与五彩祥云有相通之处,戴上它们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再把七彩元宝、鸡心、笑脸娃娃等端午节礼物,分放在每个孩子们的枕边。戴在胸前时,温暖的母爱就传递过来,会让你感受到母亲是那样疼爱你、呵护你,而这种感觉,在以后没有母亲的岁月里,每想起一次,就化成一缕轻柔的风,在心底的湖面荡起涟漪,甚至端午来临,就欲发强烈。

端午节要在门楣上插艾草。路旁、河边、荒地,都能找到艾草。绿幽幽的艾草,散发着醉人的芳香。这里往往也是孩子们的乐园,在艾草生长的地方,可

以藏猫猫,或是手执一柄艾条当武器,玩各种游戏,为节日平添了欢乐。有的男孩子,还会用艾做成辫子披在身上,会让人想到《离骚》中“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意为把江边艾草披在肩上,把秋兰结成索佩挂在身旁。在这里,艾草被诗人用来象征纯洁和美德,是对美好品质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屈原生活在艾草的故乡西峡,在屈原去世以后,端午节在江边点燃艾草将鱼虾熏走,以此来纪念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自此后,门上插艾草纪念屈原的习俗由此传承下来。

吃粽子一定要等到端午节的早上。这天的早自习课,也会显得格外漫长,心里总想着粽子,眼也就不想在书本上瞅。好不容易盼到下课,一路小跑往家赶,不再去看小河沿上含着露珠的碧草和水中游来游去的小鱼,也不再留意头顶低飞的燕子,顾不上秧田地里忙碌的拔草人,鹈鸪鸟的婉转歌唱也不再诱人,因为有粽叶的香在诱惑着。

刚踏进家门,一桌丰盛的端午早餐

已经摆好,一个月前腌上的五香蛋,再用红纸涂染成红色,正好在这天煮熟了吃。摆在桌子上的还有冒着热气的熟蒜瓣,孩子们大多不太爱吃,熟蒜能败毒补肚子,大人们总会哄孩子们吃上几瓣。这时放下书包,先拎起一个粽子,解开灯芯草,剥开,淡粉色的糯米李粽,是粽叶的汁液染上的,点缀着红枣花生,散发着温热醇厚的香。放进碗里,蘸上浓浓的红糖水,香软甜糯,吃在嘴里,会感觉天地都是香甜的,紧接着再吃一口,是满屋的粽叶香甜味道,明明吃饱了,却还要捂着肚子再往嘴里硬塞,直到大人们阻止方罢。端午节这天晚上要喝雄黄酒,胆大一点的孩子,趁大人不注意,趁机舔上一点,但绝不喝。大人把雄黄酒沾在小孩五官周围,以示百虫不侵,百毒不犯。

端午节过后,在布谷鸟的叫声中,开始了三夏大忙。割麦、晒麦、打场、收麦。然后是犁地、耙地、放水,接着稻田就要准备插秧了。

在豫北生活的几十年里,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如期而至。每至端午节,村里的孩子也不会向大人讨要五彩线,香囊,空气里也没有粽叶粽子的清香,天空也没有豫西南慵懒缠绵的细雨,过于干燥的天空也有些低沉。我庆幸经历了那段精神富足的年代,那样的端午节,为我保存了童年纯真的快乐。